



女间谍

覆没记

周骥良 著



女间谍覆没记

周骥良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女间谍覆没记

周骥良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18.5 字数: 394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7年9月山西第2次印刷

印数: 16,001—70,500册

*

书号: 10397·89 定价: 2.9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川岛芳子，清末贵胄肃亲王的十四格格。“血缘高贵，姿色不凡”，从小收养于日本浪人川岛浪速。

她以日本和中国为舞台，奔走于东京、上海、北平、东北之间；周旋于日本军政和汉奸亲日派之中，时而舞女，时而贵夫人……以色相艳事进行背叛祖国的间谍活动，成了一名国际超级女间谍。

6507 04 1.2

目 录

第一章..... (1)

卧轨情死(4) 朝阳爬上花廊时(6) 养父一川
岛浪速(11) 东方之珍(15) 半疯的少女(19)
无情的一刀(22) 帝王之花(26) 赢得头山满
赏识(30) 滨海别墅的课程(34) 可怜的格格
(37) 出其不意(39) 男装丽人(42) 肃清
王之死(47)

第二章..... (56)

风云结合(58) 蒙古包里(64) 第一份谍报
(71) 迎来巨大的转折(75) 灵堂摔孝袍(78)
别人手里的一张牌(82) 白日做梦(84) 好梦
全碰碎了(88) 如此特殊女人(91) 给花花公
子找佳丽(94) 王府翻了天(100) 一场怪戏
(103)

第三章..... (106)

白玫瑰俱乐部(109) 进击石头城(112) 南京
饭店303号(117) 蓝眼珠, 追寻芳踪(122) 上
钩的大鱼是谁(125) 虎狼相遇(128) 响亮

的巴掌(132) 三桶两桶把锁打开(137) 封住
醋坛子(141) 戏法变在提包上(144) 又一场
遭遇战(148)

第四章..... (152)

坏在翻了醋坛子(154) 深夜的乌衣巷13号
(158) 迎头敲上一棒(160) 篱笆倒了(167)
杀了个面对面(170) 驻屯军司令部(179) 又
逃出法网(184) 戴笠问案(189)

第五章..... (192)

应在喜获重生(193) 贼心不死(195) 牢狱般
的小楼(200) 二次钻入上海(204) 仙乐舞厅
(208) 巧得机密(210) 风月场上的痞子
(214) 交手仗(217) 手段恶毒(220) 一
伙败类(223) 日美蒋间谍战(231) 借刀杀人
(235) 异样的火并(238) 东洋梦(242)

第六章..... (245)

上海响了枪(248) 给皇后请安(254) 皇后让
她捞上了(259) 三个里头只烧两个(265) 皇
帝的泪珠(268) 扎进司令的怀抱(275) 巧耍
扑克牌(277) 女司令金壁辉(282)

第七章..... (286)

苏半仙巧识机关(287) 小金龙金蝉脱壳(294)
军中无戏言(299) 从天而降(302) 抓来的人
质(306) 等来的是旧情人(310) 情场风云
(314) 又生毒计(319) 狗咬狗(323)

要进泥沼 (327) 互相告密 (330) 偶像砸碎了
(336) 爆炸性的花篮 (339) 记者登门 (344)
四处游说 (347)

第八章..... (354)

义卖香吻的背后 (355) 表妹进古堡 (359) 碰
了壁 (363) 在教堂里响枪 (367) 扫兴的马将
军 (370) 杀气腾腾旧京城 (374) 无法无天
(378) 李天然受刑 (380) 出卖灵魂的袁文会
(384) 识破苦肉计 (390) 十四格格的辛酸泪
(394) 吴大帅脚踩两只船 (398) 在六国饭店
里 (404)

第九章..... (409)

空手捞的黄花女 (411) 看风驶舵的角色 (416)
在漩涡里挣扎 (421) 冷枪 (427) 混世魔王
的人生哲学 (434) 又换了新主子 (439) 掠抢东
兴楼 (442)

第十章..... (452)

假当真另有打算 (455) 强盗的鬼花招 (458)
芦沟桥畔的战火 (461) 卖身投靠的女妖 (465)
掏了日军的老巢 (468) 接连失算 (471) 又一
出苦肉计 (475) 只不过是件摆设 (478) 戏里
有戏 (481) 如此大慈大悲 (486)

第十一章..... (495)

惊雷乍响 (497) 在长城脚下 (499) 扫兴而去
(504) 求签问卦 (507) 也许是机会到手 (511)

伸出又一只魔爪(515) 这个女人是祸水(518)
惊煞东条英机(520) 变成了“幌子”(523)
自食苦果(525)

第十二章..... (531)

择吉日做寿(534) 直奔船板胡同(537) 将死
无葬身之地(548) 包藏祸心(550) 天皇颁发
降诏书后(554) 竹篮打水一场空(557) 进了
保险箱(561) 暮秋之夜(563) 如此审讯
(566) 菱花厅受审(570) 生于蛊惑,死于蛊
惑(573) 秘密处决(577) 阴魂不散(579)

第 一 章

一个不祥之夜，月亮消瘦得象纸剪的弯钩，静静地躲在远天的角落里。散落的星群，明明灭灭，眨着疲惫的冷眼。大地陷入凄凉与死寂里。划破这凄凉与死寂，一列满载货物的列车响闹着从铁轨上飞驰而过。列车的加速度带起一股冲击波，逼得两侧挺拔的树木摇曳着、颤抖着……

紧追着列车的隆隆响闹，从日本长野松本市逃来的一对少男少女正手拉着手儿奔上了轨道。他们气喘吁吁、汗流满面，而且无法遮掩那惊慌失措的神色，仿佛逃到悬崖绝壁尽头，再没去路了。那少女极力捕捉着远去的火车背影，好象惋惜她也要从人生的轨道上消逝。她仅仅有十六岁！人生难得，但她难得的一生未免太短促了。那少年却木木呆呆，在用手抚摸刚刚被轧过的铁轨，似要体味那车轮滚滚而过的感觉，他的手是被轧着还是被烫着了，猛地缩了回来，吃惊地喊道：“哎呀，铁轨在发抖呢！”

那少女身材修长，长圆的脸蛋上镶着一对媚人的黑眼睛，是松本市出名的美人儿川岛芳子。她冒火地嚷着：“你怕了吗？”

“我不怕，我一点也不怕。我只是想，如果铁轨都在发

抖，那么车轮轧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你还是怕了，怕了！”少女垂下头去生气了，“我真失望。在你的胸膛里究竟装着多少大和魂？”

少年急忙仰起头来，不让那就要一起死去的恋人有一丝的失望。他鼓足勇气说：“千万别误会，正因为我胸膛里装满了大和魂，是无所畏惧的日本帝国少年。我才不想卧着去死，不想被车轮一个又一个地从身上滚过呢。我要英勇地死，站立着死。你能把你家传的武士宝刀拿给我看吗？”

芳子为难地摊开双手不作声。一个寄住在义父家的孤女，又怎么能从家里把宝刀拿出来呢！但她扔出来的却是另一些说辞：“我们不是武士道，不是为天皇效忠，不是为帝国的开拓而牺牲。”她提醒着说：“我们只是为了爱情而携手自杀！”

那少年猛然双膝跪地，把头埋在她的裙下：“爱情是让我们幸福的，不是让我们去死！”

“你又糊涂了！我父亲不准我恋爱，不准我有个人自由。他是个暴君，一向把女孩子当成玩物和摆设，他要把我弄走呢。我是人，我是一个有身分的人，绝对不能受他的摆布。我死！我要死！”

“不能让门阀之见把我们害死。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让我们逃走，逃走！我可以养活你的，做工、拉车、当小贩……”

那样活着又有什么意思？芸芸众生，象蚂蚁一样为了生存，在洞穴里爬出爬进。芳子听都不想听，她说：“你是知道的，我是有大志向的！”

“我们还可以自学……”

“谁又给你自学的机会？傻瓜，只要你逃不出日本国界，我义父只消几个电话就把我抓回去了。”

“你义父那小老头儿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如果本事不大，我生父为什么要把我送给他，又请他带我来日本呢？一切都是命里注定，我身上流的血是不一样的。”

“你是大清王朝的皇族，你的血是高贵的。我家虽然是平民，父亲只是教书匠，但我们是纯而又纯的日本人，也是优种的血液。让我们活下来吧，为日本和中国留下几个高贵血统的儿女吧！”

隐隐约约她觉得被一道无形的绳索缠住，芳子在绝望地摇头，什么也不能留下，连完整的尸体也不能留下。她轻轻地问：“记得这句诗吗？‘不自由毋宁死’！让我们用情死来回答一切，报复一切吧！”

少年被芳子咄咄逼人的气势压得无言以对，他决心做轮下之鬼，便发誓般地说：“那么让我们卧下来，羞辱地去死吧！”

“为什么要羞辱地去死？死要死得非常特别。”怎样特别？她象下令似的向变得发呆的少年说，“让我们抱在一起去死吧！”

那少年吃惊地问：“我，我也能抱你？”

“不光抱我，而且吻我。”芳子不顾一切地张开双臂，先扑了上去：“傻瓜，还不快吻我？让车轮在我们长吻中碾过。”

他俩就象演戏那样，抱着吻着，双双横卧在铁轨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们仍在轨道上狂吻着，仍等待着飞驰而

过的列车，从他们身上辗过……

卧轨情死

火车象往常一样飞快地从这里驶过，但司机凭感觉还是觉出轮子下面出了事，他急忙刹车，顾不上车厢里的旅客跌跌撞撞，正副司机分头从两侧跳下来，摇着马灯朝车轮下看去。正司机嘟哝着：“我们一路平安，但愿轧的是一条狗。”副司机在另一面唠叨着：“如果撞的不是狗，最好也是驴。佛菩萨保佑，我们就要进松本市车站了。”他们的美好祝愿迅速被马灯的光亮粉碎。正司机不是嘟哝，而是在喊：“血淋淋的手掌！还有学生帽！”副司机也不是唠叨，而是在叫：“一双皮鞋，鞋里还有两只脚。确切无疑，十六、七岁的男孩子脚，他怎么自寻死路，是因为考试不及格？”论断迅速被推翻，正司机惊叫：“还有一块女学生的裙子！”副司机在惊叫中夹杂着议论：“两个书包，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中学生就搞这些情意缠绵的事。”正司机却推翻了他的论断：“如果是少男少女情死，怎么只有一具尸首？”副司机迅速从丢下的书包中找到新的证据：“确切无疑，是女学生的书包，单单喷香水的手帕，就有一条、两条、三条呢。”正司机的兴趣不在香喷喷的手帕上，急忙问：“那么，人呢！”副司机也在问：“是啊，人呢？”正司机说：“我们的车轮再多，也不能把一位少女轧得血肉全

无！”副司机也说：“她大概没有死。可是她又在哪儿呢？”

她当然没有死。现在正象泥人儿似的滚倒在高坡的下面，也就离这儿十几米远。两位司机的马灯，还有不少旅客的手电迅速朝她聚拢。人们象发现奇迹一样惊喊着：“她还活着，眼睛瞪得滴溜圆呢！”“怎么眼珠儿不动？”“眼珠不动，她也活着！”“你看，她胸前那对起伏的‘山峦’瞒不过人去。”“别看她满脸污泥。这姑娘长圆脸儿，长得可人。”“体态也那么轻盈！”……

几句话勾起两位司机的怒火，朝越围越多的人吼道：“先生们，现在不是评头论足的时候，是看她到底摔坏了没有。她是从轨道上冲出滚下的。”

“到底摔坏了没有，是你们的事。你们为什么不先扶她坐起来？”乘客的火气也不小。

芳子被扶着坐了起来。她坐得满好，只是木木呆呆。

“你们再架着她站起来。”

她被架着站起来。抬腿动脚都自如，只是仍然木木呆呆。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你究竟是谁？年轻的十六、七岁，怎么跑到这里来卧轨？”

芳子还是木木呆呆，是什么都没听见，还是有话回答不出来。于是七嘴八舌，大家又出主意：架她到火车上去，带她到松本市。经不住那么多人抬她、架她，她只好迈步，只好上车，只好坐下。咦，一点伤都没有呢。于是又有人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又有人喊：“你年轻的就想到卧轨自杀！”

芳子还是木木呆呆，说不上她是听见还是没有听见。只是

有一句问话把她刺痛：“那死了的男孩子是你什么人？”芳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就象脚底下踩上了地雷，跳起来就往外冲，惊得人们横成一道人墙，苦苦把她拦住。芳子看冲不出去，就又倒了下来，哭得泪人儿似的。显然她有难言之隐，又在卧轨时受了很大的刺激。人们谁也不再喊叫什么了，只是把她架进空着的卧铺间，让她倒在柔软的卧铺上，给她一个冷静下来的机会。“咔”的一声，连房门都倒锁住了。

火车重又喷着雾气向前驶去，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停在了松本市那小小站台。在这小站上下车的乘客不多。大家倒是急急忙忙随着路警涌进卧车车厢，把眼睛盯住那倒锁着的房门，倒要看这木木呆呆的少女是怎么回事呢。门打开了，咦，那木木呆呆的姑娘简直就和变戏法的女人一样，竟是踪影全无，迎面的车窗敞开着，只有阵阵夜风吹进车窗来。

朝阳爬上花廊时

川岛芳子的义父是有名的浪人①川岛浪速。浪速虽然经常奔波在外，但他居家的生活却象钉在表盘上的指针，总是按时间的顺序转动，十分规律。当朝阳爬上花廊时，他必定

①浪人：指无职业，流浪到中国的日本人。有的为军部所用，充当侵略扩张的先锋。——编者注。

跪坐席垫上，面对朝阳似火的霞光，朝拜天皇。随后便挺直了腰板坐在那里，捧着从中国带来的珍宝——鼻烟壶，用黄色粉沫涂抹着鼻孔，染黄了豆腐块大小的胡子。然后打上一个喷嚏，再打上一个喷嚏。喷嚏带来他浑身震动，震动带来他浑身松快，松快带来的是他清晨中最大的愉快。这时，涂满了金彩的花廊里外就会变得热闹起来。聪明而又伶俐的义女川岛芳子，如果不是穿着长裤统靴，以骑士姿态策马归来，就必是套着西洋式的衬衫短裙，以女剑客的风采持剑而至。她会跳着走到义父的跟前，甜甜脆脆地叫着：“爹爹，您早晨好？”既娇媚又恭敬，在听候浪速有什么吩咐和教导。浪速就会清清嗓子讲上一套。

可是，今天怎么啦？太阳并没有从西边出来，朝霞依然似火，花廊前面却不见芳子的芳影。他不得不把鼻烟抹得再多些再多些，于是喷嚏在翻番，一连打了四个。芳子仍然没有应声而出。久做军官的浪速，不得不使出他那惯用的乌云密布的脸色。川岛浪速是和皇族沾亲的人家，这样人家的女儿岂能松松垮垮，懒懒洋洋？

瞄着主人的不悦之色，女佣人赶忙前来遮掩：“先生，芳子姑娘不是有些头痛嘛，她昨天上楼得特别早……”

难道昨天晚上上楼得早，今天就该下楼下得迟吗？浪速可不这么看，义女的病不在头痛而在心乱。她怎么能不心乱。情窦初开，竟然掉进爱情的潜网！川岛浪速的义女绝对不能受爱情的支配。他决定上楼去开导。

女佣人赶忙用言语拦住：“先生，她确实是头痛得厉害。”

“我有专治头痛的绝招。”

还有比浪速治头痛更残忍和粗暴的吗？慌得女佣人不知该怎么好了，她又不能用身子横住主人的去路。就在这紧要关头，木门拉开了。恍如艺妓登台那样，芳子头上梳着发髻，身上穿着和服，脸上涂着白粉，打扮得特别高兴的样子。偏偏两腿不作美，刚刚捧着茶盘跪在席垫上，身子就猛地一歪，痛出了声！

她怎么能不痛出声呢？虽然她从车窗上跳出来时，火车已经放缓了速度，但她还是落脚不稳，一屁股摔在路轨边了，又从高处滚到低处，那真是可怕啊！但可怕的事已随夜幕一起卷去，成为不曾捅破的秘密了。哪有把秘密自己宣扬开来的道理。就象在脸上涂起一层厚粉一样，她暗暗在编织着谎言：“爹，半夜里头痛得厉害，我想吃药，一不小心……”

浪速眨着他那一对钩子似的怪眼，朝芳子腿上扫了几眼：“你在什么地方滚下来的？除了摔伤还有擦伤。”

“我能从什么地方滚下来呢！”芳子倒象是在听天方夜谭。她那一张白嫩的脸蛋绽起了花朵。

仅仅用那钩子似的怪眼很快一扫，浪速从芳子的笑脸上又戳穿了一个秘密：“你一夜未睡，是吧？”

“几乎一夜没睡，我头痛得厉害……”

浪速的嗓音变硬了，眼眶放大了，逼过来问：“你夜间到哪里去了？”

十六岁的姑娘已经很会应对了。媚笑着，她倒在反问：“我一夜未睡，爹爹，您怎么知道？我夜里东游西逛，您大概跟在我身后吧？”这更是天方夜谭了，她特地挤出一串咯咯的笑。

浪速说翻脸就翻脸，用吼声压住笑声：“你笑！笑！用装笑就能把你和教书匠的儿子鬼混的事遮过去吗？”

一句话戳到伤心处，芳子一声尖叫，猛地向外跑去。跑又能跑到哪里去？她只能冲上楼去；只能踏上席垫；只能扑到梳妆台上。她从银色粉盒下面摸出一张小小相片，用双手紧紧把它按在胸前。初恋的情人唯一留给她的就是这点影子了。让影子永远烙印在小小的心房里吧。她又恨又悔，出身不凡的川岛芳子，岂是贪生怕死之辈，怎么竟会逃离铁轨，骗人为她殉情呢！她在发誓：“我决不偷生”她在明志：“我这就去死！”

弄不清她的死字说到第几遍，冷不防被粗暴而又严厉的声音喝断：“想死就死吧。就是死了，你的秘密也别打算从我手指缝里滑过！”

芳子惊得倒在席垫上，伤腿又一阵钻心的痛。但她顾不上痛，一阵袭来的恐惧使她睁着眼睛向浪速脚下搜索着。浪速竟也忘记脱鞋就上了席垫。木屐前端各自镶着一只闪光的珠子在发威呢。但更威风的还是那垂下来的鞭梢。浪速要使家法了，他恶狠狠地问：“你夜间跑到哪里去了？跪在你生父像前去讲。”

芳子的生父是已经覆灭了的大清王朝肃亲王善耆。相片上的他，官帽官服，端坐在太师椅上，在威严地朝他的小女儿望着。

小女儿原名爱新觉罗·显玕，是他的第十四位公主。是在她五岁时过继给川岛浪速的；六岁时被浪速带到日本，是要把她培养成一个即符合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需要，而又可以为他匡复大清王室的祖业而奔走奋斗的女儿呢。